



空齋遺集卷之四

縉雲鄭賡唐

男

載颺

編次



論辯

孔門從祀私議

先儒之論曰窮夫子者所以達天下也使夫子達而君之不過曰文曰武而已達而臣之不過曰稷曰契而已六經未必作也四教未必陳也聖人達于當時

後人不窮于後時乎惟其生于衰周所如不合而乃
綜先王之典籍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
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讀易道垂誨後嗣以爲法
式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天與素王可不謂
盛焉然自秦燔書而後漢興不事詩書僅祀以太牢
耳漢文黃老景刑名至武帝崇儒聖人之書漸出時
俱未有封祀也成帝久亾繼嗣梅福以宜建三統封
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始據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
梁傳曰以其在祖位尊之也言孔子故殷後也繼又

據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
爲殷後夫以孔子之道師表萬世宜祀其義甚正乃
區區執春秋禮記二說欲封孔子後以奉湯祀則漢
人泥經之過也且請祀孔子以求嗣抑又迂矣其後
綏和元年卒從福議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以
是孔子之祀世世不絕歷代追崇迨開元二十七年
謚爲文宣王被以袞冕之服弟子列配于廡宋真宗
尊禮尤至自元及明頒大成樂器于天下洪武二十
九年黜楊雄從祀進董仲舒嘉靖九年釐定祀典始

空齋遺集
卷之四
議孔門從祀三
三
爲木主稱先師弟子十哲以下皆稱先賢公伯寮秦
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
預吳澄十三人俱罷祀林放蘧伯玉鄭衆盧植鄭玄
服虔范甯七人各祀于其鄉續進先儒后蒼王通陸
九淵等及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皆與焉祀典
于斯嚴正矣獨竊觀東廡先賢自澹臺滅明始顏澮
止西廡先賢自宓不齊始步叔乘止列其中者以有
若之識盛推于檀弓論語中四見言語大類聖人此
豈在短喪之宰予下以公西赤之禮樂彬彬華國豈
其政事在聚斂之冉求下乃自開元迄今無敢議其
位次者豈殿廡一體賢者分量亦然歟抑陳蔡絃歌
以憂患爲別歟竊恐四子言行不必別徵史傳卽論
語所載優劣昭然咫尺上下未可以因仍爲定論也

子思年表辯

史記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早卒是時孔子
蓋年六十一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
而年五十記其年當在顏之後今魯論顏路請車時
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則孔
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然則
孔子卒時子思亦應不甚幼孔叢子載子思與孔子
答問之語雖未必然要亦難斷其必無也按史記年
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烈王

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于六十
有二宜不見繆公之立也而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
思居衛孔叢子固不足據然孟子亦屢言繆公之于
子思不應有誤年表之錯明矣宋高似孫子畧國朝
宋景濂諸子辯並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時人
繆公之立距孔子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答
問之事安得有之夫旣信壽六十二之說則相去七
十年之說非也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
當在孔子薨奠之後矣然伯魚旣先孔子而卒則子
思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殊可笑
也凡傳記所說年月如此抵牾者不可勝計盡信書
不如無書信哉

古文今文尚書辯

按班固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生所授伏生名勝爲秦博士秦禁書生壁藏之至孝文時求治尚書者無有聞伏生欲召之以年九十餘不能行使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遺秦誓一篇至東晉時豫章內史梅願以孔氏尚書獻比伏生本多二十五篇孔安國爲傳皆古科斗文字世稱古文尚書遂稱伏生爲今文尚書云然以文考之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

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紀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于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不可曉者且安國之序不類西京文字據云承詔作傳豈有不報命之理巫蠱事非久旋定武帝方注嚮儒術表章六經未爲遁息有詔必不致廢閣豈使已成業抑而不揚終而漢大儒劉向班固賈逵馬融鄭玄輩皆未及見

魏晉猶然孔穎達以爲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于外第梁柳歷久如此可疑也竊意夫子睠懷文獻二代之禮尚云能言無徵而況上古其所刪書必不多伏生老儒守一經未遂遺亡過半晁錯通敏儒臣奉詔踵門守業定非草草故授受精確無如此二十八篇其編次井然帝王升降之跡皆備增入孔書殊覺龐雜鄭夾漈乃以爲伏生齊人齊語艱深且引朱文公語比之榜諭方言誤矣

伊尹放太甲辯

蓋余少讀孟子書載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公孫丑問曰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未暇詳太甲之爲君無當于放而直推伊尹所以放其君之心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是以放君爲人臣之所得爲也夫惟其爲人臣之所得爲而又得聖人以爲之故能弭猜忌杜釁孽當主少國疑之際人知朝廷有儼然不可犯之臣使上焉嚴憚之下焉利賴之而社稷之重于是乎在此孟子垂教之本意而第非

所以論于伊尹太甲之君臣也夫明良喜起賡歌揖讓雍容太和忻合無間豈非人之所至願欲哉苟無大故則雖有聖人之德必不肯出其創見駭聞之所爲以并犯天下之不韙而啟亂階兆奸萌也自古以臣放君唯湯一行之耳蓋桀之稔惡已自絕于天故升隲之師革命之舉不得不順天應人與天下更始故其書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懼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有罪肆台小子將

天命明威不敢赦以示南巢之放非已爲之實天與人爲之也然成湯終不敢以自安故諗于衆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蓋亦自知其所爲出于人之所創見駭聞將亂階是啟奸萌是兆則我亦何辭于天下聖人之爲世道慮至深遠也若夫伊尹之所遇則異是矣彼其相湯而有天下湯崩而太甲立則又相之送往事君受遺佐命爲時無幾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則太甲去湯崩僅逾月而卽位始見祖告殯而主喪當是時伊

尹既以三公攝冢宰百官總已以聽太甲方在諒陰之中固未嘗一日聽政也湯之典刑何從而顛覆之卽果若顛覆亦豈若夏王荼毒萬方身負遷社之罪以干天討哉據太甲書云惟嗣王弗惠于阿衡弗惠者弗順之謂也計其少不更事志慮忒佚見物易動肆命徂后致厯屢省伊尹恐其適已自用無以堅其爲善之心小過不懲終至于墜失先祖之命以貽邦家之覆敗故其書曰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又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乃營桐宮而居

之居之也者非放之之謂也矧桐宮湯葬地也當其時朝政一歸于伊尹而太甲本當宅憂于桐使得專于哭泣之哀而增其霜露之感庶其屏紛華遠狎昵朝夕典念善心自生以是教之母令終身蠱惑耳故其書曰密爾先王母俾世迷夫豈有所迫脇而變置之哉其事之始末蓋如此然則伊尹之營于桐也禮不得而不營也其義甚正而何有于屏逐之迹也王之徂于桐也禮不得而不徂也其辭甚順而何有于廢棄之嫌也古之純臣愛君無已維持感動潛移默

奪不啻牖而納之巷而遇之必底于成有一德而後
已其處心積慮又何其微而婉曲而當也故三年喪
畢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遂復政于厥辟由此
觀之喪未終政未可復也喪旣終政不可不復也夫
伊尹者亦逆知太甲有速肖之資必能亟悔其不類
以圖維厥終而姑俟之以三年而後復之者令君舉
有名而天下不以爲創見駭聞耳若曰放焉放而太
甲之德無改于其舊焉夏之天下伊尹將自取之乎
是桐宮也而南巢之矣豈不重傷伊尹之心哉今考
之商書故無放之之文而胡然獨見于孟子也疑當
處士橫議之日儒者徃徃喜自廣以狹其世主乃迹
伊尹之事而甚其辭若舜臣堯北面瞽瞍之類或皆
出于齊東野人之語而孟子之辯據其理不據其事
也漢司馬氏孔氏作史記書序遂因之不改而紀年
僞書則謬謂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自桐而殺之
而立伊陟其矯誣益又甚矣庸非濫觴于孟子之書
乎夫窮經者將以致用是之不自而後世篡竊之雄
恒借伊尹以爲口實所從來遠哉

西伯戡黎辯

金履祥曰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今衛州之朝歌是黎今潞州黎城自潞至衛三百餘里耳則黎者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傳註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遠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于戡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

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
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
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
况畿內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
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
畿甸之師乎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
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
則黎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戡黎之舉或者所
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歟觀祖伊
之言曰天旣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殷阽危亾
無日矣故胡氏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
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

魯用天子禮樂辯

程叔子論周公用天子禮樂謂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是本禮記明堂位之所述而爲之說也其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下六月以禘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而祭統亦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

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禘嘗是也至于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在明堂位則假魯之禮樂以尊周公在祭統則明周公之德以尊魯尊周公猶可說也尊魯不可說也成王賜之可也康王又賜之將何爲也此上世傳疑之事而叔子信以爲實有而非之于是儒者之論始紛紛無所取衷矣蔣氏則直謂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

角往報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用天子禮樂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近世楊氏爲之辯曰史角之報平王蓋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否也然則魯之僭何始也春秋閔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二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恐天下議已也故藉口于成王伯禽而周末陋儒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而不自知其流于牽合附會也信斯言也謂閔僖之始僭也當歟蓋觀于慶父叔牙閔公之際篡弑攘奪何其亂也僖公而後三家

寢強政屬盟主取邑主君執大夫徵牢饋拱手聽朝
聘之數日不暇給當其時天子之禮樂苟非其故而
欲侈然輒用之于郊禘卽天子弗問而同盟討焉魯
將何辭以對矧禘疑非閔始也郊疑非僖始也春秋
之法凡郊禘過時則書不及時則書有故則書隱桓
之世疑無可書者故郊禘之文未見于經閔僖而後
若成若襄未嘗廢郊禘也何以終其世不一書也故
王氏又爲之說曰魯之郊禘成王實賜之伯禽實受
之者也後之人何據而疑其僭也何又諱其僭而并

疑明堂位之誣而云僭自閔僖始也彼爲紛紛之論
者直語秦君臣耳非三代之君臣也成王于周公父
師之也存而負辰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
禮樂夫誰曰不可不復子則禘而帝復子則祀而王
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而爲紛紛之論者何也
其說尤剗聞可喜然而愚猶不敢以爲然也於乎元
會遞運帝降而王揖讓衰而征誅起君臣之際周公
流言遜避詩曰遜膚几几甚盛德也當是時成王卽
未敢謂公然猶須穆卜而後通假天威而後動故周

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也洞洞之畏至死靡遑伯禽受遺訓宜有深惕于中者而肯晏然承天子之禮樂冒不韙之名以傷先公心哉必不然矣夫魯之得用天子禮樂以爲必出于成王之賜旣不可以爲必不出于成王之賜又不可然則明堂位與祭統所述豈皆鑿空語歟其必有所因矣夫亦因乎春秋郊禘之文而信其必用天子之禮樂也春秋魯史也作史者于君舉必文其辭王國之禮有稱名徹于天子而等威不能無異者如簡車馬也而書大閱焉旱而禱雨也而稱大雩焉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因郊祀而祭之也而書望焉此皆後世所指以爲僭者也而况于郊禘乎而不知其實非僭也稱名同而等威異也郊與廟對也蓋墀而祀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皆天子之禮也魯有祈穀而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孔子嘗以之告定公矣魯雖用郊而不得用天子之郊也禘之

爲言審也禮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廟之遠主當遷入
祧乃爲大祭于大廟以審昭穆卽所謂祫祭也左氏
有禘無祫其義可推已魯襄公十年穆叔如晉且言
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則晉亦未嘗不禘也
魯雖用禘而不得用天子之禘也由此觀之魯之郊
也卽社稷之祀而史文之以郊也魯之禘也卽新宮
之祀而史文之以禘也後之儒者泥于圜丘配天及
不王不禘之說乃以魯之郊爲天子之郊以魯之禘
爲天子之禘因信其必用天子之禮樂而謂其乘大
路也其旂十二旒日月之章也其尊犧象黃目也其
灌玉瓚大圭其薦玉豆雕篋也其升歌清廟其下管
象其舞朱干玉戚無一而非天子也是求其說而不
得從而爲之辭也夫其爲之辭也將尊周公乎尊魯
乎以爲尊周公也郊祀配天者蓋稷也非勲勞于成
王者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蓋嚳也不及于周公
也何謂崇德而報功也以爲尊魯也周公不得專享
天子之禮樂而使其子孫世世冒行天子之事甚無
謂也吾故曰明堂位與祭統所述皆因春秋郊禘之

文而牽合附會之者也聖人之遺經訛闕于後世者
多矣而詩三百篇獨可考信焉闕宮之什頌僖公能
復周公之宇也開魯之詞備矣其詩曰王曰叔父建
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
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盟府之故記也自山
川土田之外不聞其有羨典也而用天子之禮樂胡
然而見于載記哉或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
犧是享是宜降福孔多此非配天之徵哉然不曰黍
稷重稷植穉菽麥菴有下國俾民稼穡祈農之祀魯

歲一舉之而已非冬至之大郊也其祀周公也其詩
曰周公皇祖亦其福汝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
剛犧尊將將或曰周之色赤也殷之色白也成王以
二王之後待周公故仍其郊而用之以白也以此于
宋也嗟乎周公之牡白也亦示降殺于天子而已何
與于殷焉而仍其色也旣許其得用天子之禮樂矣
而乃靳于赤牲何也或曰然則語祀宋之郊亦不足
信邪曰此亦非孔子之言也周之封祀宋也以存二
王之後也然令其用天子之禮祀禹桀之廟可也而

併許其郊天不可也天一而已有天下者爲之子豈
有一日之內周郊天魯亦郊天而祀宋亦得以郊天
天將誰饗乎或曰孔子嘗不欲觀禘何也曰夫子非
病禘也病夫禘而不敬者也旣以病禘矣何待旣灌
而後不觀也其不答或人之問禘也未必指魯之禘
也卽春秋書卜郊而免牲屢矣非病郊也病怠事也
且夫子之作春秋也凡宗國之事有難顯言矣未始
不諱也如書敗曰戰書君奔曰孫書殺大夫曰刺之
類是也况郊與禘僭踰之大者魯不得而用之則簡
冊之書宜有微詞而何忍于暴揚之過也昔韓宣子
適魯而曰周禮盡在魯矣禮莫嚴于上下之分郊禘
而用天子之禮樂瀆莫甚焉則所謂在魯者果何物
也或又曰三家以雍徹八佾舞于庭陪臣且僭天子
矣又何有魯也於乎昭定之際中國無霸亂臣賊子
竊命逐君何所不至故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蓋顯然直誅之矣而魯故秉禮無損于先王之舊
故稱之曰一變至道學者旣不推明魯之所以爲郊
禘而又未審于孔子對定公之語旣以誣魯而又以

上累成王伯禽卒爲千古不決之疑爲可歎也

秦誓辯

先人有言聖人刪書以秦爲殿知代周者秦也錄秦風以寺人爲篇知亾秦者寺人也聖人無不前知者嗟乎是豈聖人之心哉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東周不可爲而念不忘周故于秦乎繫之思也秦地非秦也西周之地也西周之地之民固文武成康之民也按武王作邑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以庶殷故位于洛汭在澗水東灑水西旣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召公

既相宅周公又再卜漚水東以居殷頑民謂之成周是爲下都已而成王遷九鼎于雒邑復還處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寵廢嫡以致犬戎之禍故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蘇子嘗爲之論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餘民以形勝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秦何自霸哉呂東萊則謂岐豐之地犬戎盤據舊都非周所有故平王以賜秦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不遷也然秦能以一國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取之乎讀黍離之篇能爲憫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其詩曰不知者謂我何求蓋以黍離爲固然而不復知此爲何地矣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未嘗不嘆息痛憾于平王也春秋所爲作也天子降而思康侯周亾而思魯魯周公之國文武亾而思周公故春秋因魯史以憲章文武忠臣孝子之情也使魯後世諸公猶有奮然振作如伯禽者則魯猶可爲而周公不衰又何有于秦哉惟魯守周公之教好禮而過柔秦據文武之基好戰而寡禮此魯所以不能爲魯而秦終于秦

也費誓秦誓所爲終篇也說者乃謂秦繆公賢而悔過故聖人錄其辭嗟乎繆公而得爲賢哉始不聽蹇叔之言誤信杞子至三敗不知止用孟明而罔功生受學于寺人死殺其三良謚曰繆故其卒也春秋不書然則聖人錄其辭何也卽秦以思周也庶幾有復脩岐豐之舊者昧昧我思之休休有容固周公之心也心周公之心行文武之政剝窮上反下其在斯乎然而秦不能也親親尊賢周道也自文武至宣幽平易忠厚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至平王東遷秦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爲事刑殺爲甚此秦之所以終于秦而周不復興也子曰周公其衰矣千年堂構忽焉瓦解則平王之爲之也其地其民好音不忘是則聖人之心也

戰國四公子辯

予觀四豪行事春申乃盜國之臣無足論者三公子
之中孟嘗名最勝顧其行事乃不如平原信陵遠甚
如孟嘗過趙趙人出觀者笑以爲小丈夫乃縱客斫
擊至滅一邑而去此與盜跖何異及其勢重難返中
爲諸侯齊憫王欲去之乃走相魏西合于秦聯燕趙
之兵共伐破齊憫王走死不亦甚邪信陵在趙聞薛
公之說趣駕返魏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于
魏者十餘年所謂宗子維城者也視孟嘗返兵內嚮

屠滅宗國何如故孟嘗徒姦豪之雄非有人臣之節
可紀于世者也然就趙魏二公子論之平原爲勝信
陵有不及焉方信陵之竊兵符而矯殺大將干國之
紀以憑與國之難可謂忠于趙未可謂忠于魏也至
于知人之畧亦微有不同者毛遂在平原門下十年
而平原不識信陵能于屠博監門之中識侯生朱亥
從博徒賣漿之間識毛薛二公可謂優于平原矣然
魏齊走平原君所秦王召平原入關與之爲十日之
飲以要魏齊平原君曰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富而爲

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于是
秦王遺書趙王索魏齊之頭虞卿遂解相印與齊俱
亡以抵信陵信陵畏秦猶豫不敢見至使怒而自剄
以此觀之孰爲好士者矣夫齊者魏之故相也其結
應侯之怨亦爲魏也不容于魏而走于趙固已甚矣
生于趙而死于魏魏之君臣何以謝天下之賓客故
平原之高義信陵有不及焉彼信陵之好士徒能得
技藝下走之流耳又豈有高世之士出其門下者哉
而曰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不亦左邪故

日二君之中平原爲勝至于虞卿者延陵季子之後一人而已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以徇其友卒之困于大梁著書以自見豈不毅然烈士夫哉

班史古今本辯

蕭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惟齋一瓢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有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後以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皇太子命劉之遴張瓚等叅校異同其大畧云按古今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按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

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述云淮陰毅毅伏劔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仕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惜其書不傳漫識之

三國正統辯

司馬公王伯之辯是也其帝魏寇蜀則過也何也王者王也以天子統理天下故謂之王伯者伯也以牧伯總領諸侯故謂之伯以勢之廣狹爲號之大小而不以其德也三代之上有行王道而伯者文王是也三代之下有行伯道而王者漢唐是也以其合于三王之道故謂之王道而不以其道號爲王以其合于五伯之道故謂之伯道而不以其道稱爲伯故凡言王伯者號也非道也三代以下其混一九州者皆可

謂之王而偏安一隅者皆當謂之伯此正統分統之
辯也故司馬公之論是也其帝魏者亦非以正統予
之徒借其年以紀事而寇蜀者亦因魏史舊文因而
不改耳然而過矣帝蜀而寇魏迂也以魏紀年而斥
吳與蜀混也直當以七國之例紀一甲子而分註于
下耳若乃帝蜀而寇魏則有不可通者先主據一州
之地又未嘗得統于獻帝不過借其名聲號召天下
而以正統歸之則不情矣故曰迂也然則東周何如
曰是不同也東周所據者舊邦所承者九鼎未嘗流
僻于裔土而伏在一隅何故去之然惟赧王以前則
可耳至于東周公之時與山陽何以異而綱目書其
合從曰王命諸侯伐秦亦不情矣曰如此則蜀漢正
當與南唐北宋比邪曰是又不然司馬公以南宋南
唐比之先主則又太遠矣南宋稱楚元王之後越晉
魏百餘年而自附于漢南唐稱吳王恪之後踰五代
數十年而自附于唐其真僞不可知也即使真漢唐
之後亦未有隔百餘年而繼統者安得以正統歸之
先主于曹丕受禪之日稱號漢中又其時當漢之末

譜牒具存必非假托而其稱號名義甚快人心安得
以二國目之故寇蜀過也分注之可也

